



苏联哲学問題論文集

(1961年11月—1962年12月)

内部读物



苏联哲学問題論文集

(1961年11月—1962年12月)

《哲学譯丛》編輯部編

~~~~~  
本书是供內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請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

商 务 印 书 館

1963年·北京

(內部讀物)

苏联哲学問題論文集

《哲学譯丛》編輯部編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復興門外翠微路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 107 号)

京 华 印 书 局 印 装

統一書号: 2017·115

1963 年 5 月初版

开本 850×1168 $\frac{1}{32}$

1963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數 323 千字

印張 14 $\frac{8}{16}$

印數 1—2,500 册

定價 (10) 2.10 元

編者說明

为了介紹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以后苏联哲学研究的基本动向，我們从去年的苏联《共产党人》、《哲学問題》等重要理論刊物上选譯了二十三篇文章，編成这本論文集，供国内学术界参考。

这里选入的文章大多是苏联哲学界知名人士写的，按其内容大致可分为五个方面：

一、关于当前苏联哲学研究的基本方針和主要任务。这方面选入了苏共中央書記、苏共中央意識形态委员会主席 J. 伊利切夫，苏共中央委員、苏联科学院經濟、哲学、法学学部院士秘书 П. И. 費多謝耶夫等人的三个重要报告。

二、关于共产主义建設的规律和社会矛盾問題。这方面选入了哲学博士 M. 罗森塔尔、《哲学問題》杂志副主編 A. 科瓦利丘克以及莫斯科大学附属社会科学教师进修学院哲学教研室主任 Г. M. 施特拉克斯等人的六篇文章。

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基础和上层建筑等問題。这方面选入了列宁格勒大学哲学系主任 B. И. 罗任、莫斯科大学辯証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研室主任 Л. 契斯諾科夫以及苏联科学院通訊院士 M. 約克楚克等人的四篇文章。

四、关于无产階級专政、国家、階級和革命問題。这方面选入了苏联科学院国家和法研究所所长 П. 羅馬什金等人的六篇文章。

五、关于共产主义道德和人的全面发展問題。这方面选入了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伦理学組組長 M. Г. 茹腊符科夫，哲学博

士、伦理学专家 А. 施士金以及莫斯科大学美学和伦理学教研室主任 М. Ф. 奥符襄尼科夫等人的四篇文章。

本书因篇幅限制，只选入了有关辯証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一部分重要文章。至于自然辯証法、邏輯、哲学史等专门学科的文章，則完全沒有选入。讀者如欲搜集这方面的資料，請參看《哲学譯丛》杂志 1962 年第 3 期和 1963 年第 3 期上刊载的《苏联主要理論刊物哲学論文要目选譯》(1962 年 1 月至 12 月)。

对于所选入的大多数文章的作者，我們根据现有資料作了一些簡單介紹，作为脚注附在每篇文章的前面，以供参考。

本书系内部发行书籍，不便公开引用。如在报纸、杂志上发表文章公开引用譯文时，不得使用本书的书名，可用譯文的原文期刊名称(原文期刊名称刊在每篇譯文后面)。

由于我們能力有限，本书在选材、翻譯和編排方面恐有不少缺点，敬希讀者指正。

《哲学譯丛》編輯部

1963 年 2 月

2701/A

目 录

对社会发展进行领导的科学基础 Л. 伊利切夫(3)

——发展社会科学的若干問題

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和哲学領域內科学

研究工作的任务 П. Н. 費多謝耶夫(21)

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和馬克思列宁主义

哲学領域內的科学工作任务 М. 米丁(48)

从苏共綱領看馬克思主义辯証法的迫切問題 М. 罗森塔尔(73)

共产主义建設的基本規律 И. А. 斯捷潘年(91)

論向共产主义高級阶段过渡的性质 А. 科瓦利丘克(105)

新型的社会进步 В. С. 烏克兰采夫(124)

論社会发展矛盾的特点 Г. М. 施特拉克斯(142)

社会主义社会里的冲突問題 Г. М. 施特拉克斯(159)

苏共綱領和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的

若干問題 Д. И. 契斯諾科夫(176)

論共产主义社会形态中物质的

社会关系的特点 И. 卡梅宁, М. 柯瓦尔松(207)

共产主义建設时期基础和上层建筑

发展的辯証法問題 В. П. 罗任(225)

苏联伟大文化革命的完成阶段 М. 約夫楚克(243)

无产阶級专政的历史作用 А. П. 柯西津(261)

共产主义和国家.....	П. 羅馬什金(290)
关于全民的社会主义国家理論的 若干問題.....	Ф. М. 布拉斯基(317)
走向无階級社会的道路.....	В. 謝苗諾夫(335)
和平共处和革命.....	Г. 斯塔魯申科(353)
經過一般民主改造走向社会主义改造.....	Г. 斯塔魯申科(371)
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和某些倫理學 問題.....	М. Г. 茹腊符科夫(379)
关于共产主义道德的几个問題.....	А. 施士金(399)
美学和共产主义教育.....	А. П. 別里克(417)
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是最人道的思想体系...	М. Ф. 奧符裏尼科夫(435)

对社会发展进行领导的科学基础*

——发展社会科学的若干問題

· [苏] Л. 伊利切夫

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和新的党綱把科学共产主义理論提到了最高阶段。

我們的党及其中央委员会,正在发展列宁的思想,实现各項重大的政治性和經濟性的革命措施,經常地、一貫地改进着領導国家的方式方法。我們亲眼看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和上层建筑正在更加迅速地发展。

苏联科学工作者,包括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內,他們的最高职责和主要任务就是:积极地参加建立新社会,协助党創造性地发展和宣传馬克思列宁主义学說——苏維埃制度的生命基础。

* 这是苏共中央書記 Л. 伊利切夫于 1962 年 10 月 19 日在苏联科学院全体大会的會議上做的关于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設条件下发展社会科学的任务的报告。这里摘譯了这个报告中有关哲学的部分。

伊利切夫(Л. Ф. Ильичев);生于 1906 年,哲学家,新聞工作者,苏联科学院院士(1962 年),苏共党员(1924 年),苏共中央負責加盟共和国的宣传鼓动工作部长(1958 年),苏共 22 大当选苏共中央委員和書記,苏共中央意識形态委员会主席,《共产党人》杂志編委(至 1962 年 5 月)。1934—1938 年紅色教授学院学員,1937 年起从事教育工作。1944—1948 年任《消息报》主編。1948—1949 年在苏共中央机关工作。1949—1951 年任《真理报》副主編,1951—1952 年——《真理报》主編。1960 年因参加《訪美記实》一书的編著获列宁奖金。著有有关辯証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苏联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方面的著作。其中有:《論恩格斯的〈反杜林論〉》(1953 年);《苏联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問題》(文集,1958 年)的編者。——編者注

一、共产主义建設和社会科学

我們时代的一个特征是：整个科学在社会生活中和共产主义建設中的作用异常地增长了。社会科学的意义也大大地增长了。

怎样解释这种情况？这里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作为一門严整的科学，按其本身的性质，既是領導共产主义社会建設的科学基础，同时又是决定整个劳动人民教育工作的基础。哲学上的修正主义者企图在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面”和意識形态“方面”之間制造差別（尤其是制造“根本差別”），这种做法是毫无意义的。允許对馬克思主义作这类“划分”，就意味着允許有“純粹”的馬克思主义科学和非科学的馬克思主义意識形态的存在。这种企图如此明显的毫无根据，簡直没有什么可以討論的。

如果这里还不得不提到这一点，那末仅仅是为了要強調，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門最伟大的科学，正因此它才能作为一种强大的思想动力，推动千百万人行动起来从事革命活动和进行共产主义建設。

社会科学在苏联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的提高，其基本原因是：目前，無論对于我們国家发展的科学領導的要求，还是对于党的整个思想工作的要求，都大大地提高了。

我們首先談談思想工作問題。

應該向我們全体科学思想工作者提出的那些要求的实质是什么呢？

如果說得簡要一些，那末主要的就是更高地提高科学思想工作，真正地把它变成共产主义建設的一个强大的、經常起作用的因素，提高它的每个大小环节的效果。

我們應該做到在科学和思想工作中不給煩瑣哲学、教条主义、政治空談留有余地。党的創造精神应当在一切領域內占据主导地位。

可以說，教育工作的思想水平和规模，是直接有賴于科学家的活动，有賴于他們对于迫切的理論問題研究的深度和彻底性。我們认为，科学工作者亲自参加普及工作，是應該的。但主要的是要創造性地发展馬克思主义理論。对“創造性”这个概念应当赋予它真正的涵义，而不要——赫魯晓夫說得中肯——紙上談兵，比賽誰更好地和更多地知道引文。应当研究和概括实际生活的现象，即使这些现象不能納入已經背熟了的、习以为常的公式中去。

加强思想教育工作的必要性，不是科学在我們生活中的作用增长的唯一原因。另一个也可以說是主要的原因是：对社会发展进行科学领导的要求提高了。

社会建設是否可以按照預先科学制訂的計劃来进行？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回答：可以。不仅如此，馬克思列宁主义者还以自己的工作証明了这一結論的正确性。回溯苏联社会主义建設的历史，我們就会明白，苏联社会主义大厦是怎样按照列宁的預想和党的计划在斗争中、在劳动中一年一年地成长起来的！

共产主义社会形态，是世界史上第一个由于自觉地、有意識地实现了客观規律的結果才产生、发展和取得胜利的社会結構。人类进入了自己的这样一个发展阶段，自发性 and 偶然性越来越为共产党领导下的千百万群众的自觉的、自由的創造让开道路。

只有在革命的馬克思主义科学的基础上，只有依靠自觉到自己伟大作用的人民群众的力量，才能使社会进步得到保障。

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社会关系的整个体系，都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科学越来越成为直接的生产力。

应当让哲学家来管理国家的思想，以前曾被提出过，那时，这一思想如同技术統治者国家(Государство технократов)的思想一样是空想的，而现在，从一个把其全部生活建立在世界最先进的科学基础上的社会首次产生和順利发展这种意义上說，这一思想已經被现实超过了。

特别是现在，当我們的祖国已經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設时期，党面临着許多新的理論問題，这些問題对于馬克思主义經典作家是完全沒有发生过的或者只是被他們一般地考察过的。我們国家越是向共产主义前进，这样的問題就会越多，它們的理論意义和实践意义就越来越重要。

因此，我們党及其司令部——苏共中央理論工作的范围正在不断扩大。許多历史事件表明，党及其以杰出的列宁主义者尼·謝·赫魯晓夫为首的中央(根据赫魯晓夫的倡議創造性地解决了一系列建設共产主义社会的重大理論問題)是公认的先进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中心。

令人遺憾的是，直到现在还有一些对社会科学采取不正确态度的事实。

有些批評者大致是这样推論的：科学发展的水平、程度由它給人带来的結果、好处来衡量。例如，精密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及其他科学，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这些成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事实上，达到了令人惊异的成就。

接着这些批評者問道：哲学、政治經济学和其他科学提供了什么呢？他們說，社会科学的重大成就是不显著的，社会科学家沒有提出新的规律，沒有用任何一个科学发现来激动人們的想像。不仅如此，这些批評者还提醒說，个别哲学家曾經錯誤地評價了相对論，甚至对控制論也沒有立即采取正确的态度。总之，他們得出这

样的結論：社会科学和社会科学家是没有什么值得称贊的。

显然，对如此重要的問題采取这种态度，至少是令人惊异的。

首先，不能把个别同事的过失归咎于所有的学者，不能把个别学者的缺点和錯誤扩及于科学本身。而且一般說来，党对个别机关和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工作中实际存在的重大缺点所作的原則性的批評，实质上是积极的、建設性的批評，这种批評并不等于“社会科学的停滞”。

但最主要的是：发展社会科学不是个别科学集体和学者独有的权利，而是全民、全党及其理論司令部——苏共中央的事情。不要仅仅根据个别专著和論文，而首先要根据党的集体的創造性的思想，根据它的整个理論活动，根据在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下所实现的那些社会政治改造，来判定我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这样才能判明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科学的作用，正确地评价它的成果。

一般說来，把科学分为“精密的”——自然科学和“不太精密的”——社会科学，这是否合理呢？这样划分的标准是什么呢？在这里，主观的态度不是多于客观的态度嗎？如果以生活本身——科学知識真理性的最高評判者作为基础，那末，认为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科学按其所达到的实际結果、按其科学預见的深度、按其理論原理的明确程度來說，可以列为精密科学，还有誰会怀疑这个結論嗎？

我們應該抛弃这种不正确的观念（如果誰有的話），即所謂社会科学是假說的科学，是沒有客观基础的主观判断的科学。我們記得，恩格斯和列宁都曾把馬克思关于唯物史观的发现和达尔文的发现加以对比。

看来，这种对社会科学的不大正确的态度，乃是对西方攻击社

会科学的一种响应。资产阶级政治家和思想家在事实的压力下不得不指出我国自然科学和技术的成就。但是，他們不能克服自己的阶级成见，不会承认我們社会的精神生活和思想发展方面的进步。他們企图使人相信，似乎社会主义社会的精神生活中、文学艺术中，社会科学中出现了某种停滞。

关于这类結論可以說些什么呢？他們的阶级傾向性是很明显的，只要我們看看事实，看看我們的文学、我們的艺术、我們的人文科学，这些結論就不攻自破了。

惹人注目的一个傾向是：帝国主义思想家力图把自然科学和技术同社会科学隔离开来，把它們彼此对立起来。至于西方，按实际情况看来，那里存在着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間的紛爭、对社会科学的不信任。而在我們这里，根据列宁的遺訓，加强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間的相互联系，实现自然科学家和人文科学家之間在业务上的創造性的合作，却有越来越大的意义。

不是把科学家分离开来，而是在为共产主义建設伟大事业服务的基础上把他們联合起来——这就是苏联科学发展的总方針。

党、整个苏联輿論界多次地并且正确地批評了，而且将来还要批評个别机关和那些落后于生活要求，对国家欠了很大一笔債的社会科学家。但是我們應該保卫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科学本身，爱护和加强它的高度威信。

资产阶级及其思想家用了一百年時間，才建立起适合于、有利于統治阶级的社会結構。资产阶级思想家所創立的社会理論闡明了和闡明着这个反人道的社会。而工人阶级、劳动人民仅仅只用十年工夫，就按照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规划建立了社会主义——地球上最人道的社会。

二、社会科学最迫切的问题

在新党綱中制訂了共产主义建設的基本理論問題。新党綱充分地反映了我們时代的精神，即共产主义理論和共产主义实践同时出现和合而为一的时代的精神。这个綱領不仅是社会科学思想成就的总结，而且也是进一步发展这种思想的基础。我們必須依据党綱的結論，来研究共产主义建設实践和现代国际生活所提出来的理論問題。

研究共产主义发展的新的理論問題，这是目前条件下社会科学最迫切的問題。

如果不是苏联(为全人类开辟通往共产主义道路的国家)的学者，还有誰能够給共产主义这一完整的、活跃的、变动着的社会机体描繪科学图画呢？我們的社会理論思想达到了如此成熟的地步，拥有这样的干部，所以现在一定能够全盘地探討共产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各种問題，从它的基础到它的上层建筑的极細微的部分。

使科学界面向当代問題——这是我們党中央通过的关于開設《科学共产主义原理》这门課程的決議所要达到的基本目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极重要的組成部分許多年来沒有受到科学界应有的注意，这是一个严重錯誤。毫无疑问，《科学共产主义原理》这门課程的開設将会推动宣传工作，而主要的是推动馬克思列宁主义学說最迫切的問題的研究。

共产主义建設理論問題的研究，除具有国内意义外，还有巨大的国际意义。

在目前条件下，提出这样一个理論問題是完全恰当的：在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候，表现一般的发展规律性的民族特点的作用是不是还像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候那样保存

着呢？如果設想，在社会发展的更高阶段上，即在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候，共产主义建設的一般规律性在一切国家里是以更为相同的具体形式来实现，是不是更正确一些呢？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或那些特点完全消失，以及否定可能有多种多样的具体形式。

对于科学具有原則性的意义的問題是：向哪个方向展开科学研究工作？这个工作的內容由什么来决定？

我們在苏共綱領中找到回答。大家知道，苏共綱領提出了我国共产主义建設的三項主要任务：

- 建立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
- 形成共产主义的社会关系；
- 培养新人。

在国际方面，党綱也明确规定了最主要的实践任务：不断加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全力支持国际解放运动，巩固世界和平。

由此可见，在整个科学面前开辟了广闊的活动場所。我国所面临的任务是宏伟的。当然，如果没有同其他科学的深刻的相互作用，任何一門科学都不能有成效地解决这些任务。社会科学发展的成就既取决于它們各个組成部分之間的合作，也取决于它們同自然技术科学的合作。

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一項迫切任务——就是在群众中传播科学的世界观和探討无神論教育的科学問題时，共同合作。

对迅速发展的各門知識进行哲学綜合，探討自然辯証法，从哲学上理解自然科学新成就，是哲学家同物理学家、化学家、生物学家、数学家、地质学家、天文学家和现代科学所有其他队伍共同活动的广闊場所。

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共同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是：研究科学認識的邏輯問題，特別是数理邏輯問題。迫切的邏輯問題是由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提出来的。這個問題的提出是由于計算技术、自动学和控制論的发展，特别是由于信息邏輯机器的建造和机器翻譯任务的实现。邏輯問題的提出还因为要解决教学过程合理化、教育科学发展的任务。

由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越来越密切地相互交錯起来，因而首先要提出的一个任务就是：要克服各个科学部門工作者活动中存在的某种隔絕現象，也可以說是一种行会习气。

三、广泛地开展研究工作

各門科学在现代迫切問題的研究中彼此有着紧密的联系，但这完全不排除各个科学知識部門任务、方法的特点。

现在談談哲学科学。党綱要求进一步捍卫和探討辯証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目前条件下具有特殊的意义的是揭示共产主义建設的基本規律性的問題、社会进步問題。当然，我們不能把哲学科学限制在社会現象領域內。

苏联哲学家，而且不仅仅是哲学家，甚至可以說首先是历史学家，他們在清除我們理論陣地上个人迷信后果的同时，应当把响亮地讲述人民群众在社会进步中的决定性作用，把深刻地研究社会生活中党、階級和群众的相互关系問題，当作自己內心的要求。“人民是历史的真正主人”这一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是我們科学所不能离开的基础，也是研究人类社会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研究苏联人的共产主义存在和共产主义意識发展的全部問題所必須根据的观点。

哲学科学的一个决定性的問題，是研究共产主义社会形成的

生动的辯証法。

如果我們有时企图把嶄新的社会现象塞入旧范畴的框框，用旧概念来理解新的过程，我們会不会犯錯誤呢？要知道，辯証法的基本要求是，不仅对客观世界，就是对反映客观世界的概念和范畴，也要在不断的发展和变化中加以考察。“……人的概念并不是不动的，而是永恒运动的，相互轉化的，往返流动的；否則，它們就不能反映活生生的生活。”^①

如果按照列宁的观点去看现象，那就不能不承认，我們越是走近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辯証法在更大程度上不仅不同于以往各种社会形态的辯証法，甚至也不同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辯証法。我們要繼續研究在一切社会形态中起作用的辯証法规律，但是，现在必須特別注意辯証法规律在共产主义建設条件下表现的特点，以研究和概括现实的过程作为基础。

然而我們的許多哲学家恰恰就是缺乏这种态度。

我們回忆一下，几年以前围绕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問題的一場哲学爭論是搞得多么起劲呀！但是，這場爭論是紙上空談，所以这次討論沒有带来任何积极的結果。《哲学問題》杂志編輯部实际上是迴避对它所发起的討論作出总结，迴避发表自己的观点。据說，杂志工作人員还以騎虎难下这句笑話来自我安慰哩。

在我們这个科学蓬勃发展的时代，研究现代自然科学的哲学問題，具有很大的迫切性。恩格斯关于唯物主义随着自然科学每一个新的伟大发现而改变形式的思想，还从来没有像在我們的时代——科学技术变革的时代——这样正确。

列宁说过，“自然科学离开哲学結論，無論如何是不行的”^②，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77頁。

② 《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05頁。